

野 祭

馬 各

南 極 文 叢

上 海 南 極 出 版 社

叢文極南

祭野

——各馬

1948

社版出極南海上

紀念死去的愛情
作為

目錄

上輯

野祭·····	三
火與劍·····	六
自白·····	九
感情的鱗爪·····	一五
金絲雀·····	二四
下輯	
驪歌·····	三三
呼喚·····	三六

戰鬥散唱·····	四一
青春·····	四六
夢・邂逅·····	四八
潭里雲烟·····	五二
祝福·····	五六
秋山夜雨殘圖·····	五九
山寺(外三題)·····	六五
重逢·····	六九

上

輯

野 祭

——紀念父親九週年忌辰——

又是蛙鳴響澈了江南原野的時節。

愛羅先珂在寂寞的北平，希冀着幾聲蛙鳴，甚至於因為希冀蛙鳴而供養蝌蚪，多閒情逸致，多瀟灑風流的異國詩人呵！而我呢？

而我，雖然我也生活在無邊的寂寞裏，但是蛙鳴給予我的，不是親切，也不是安慰；而是煩燥，而是難以填補的缺陷。

不是嗎？九年前，也是蛙鳴響澈了江南原野的時節，暮春。

你靜悄悄的閉上眼睛，告別這卑污的人世，我沒有在你的身邊，我不敢猜想你是愁眉苦臉，還是含笑默默。但是耕耘者誰不想收穫呢？如果你在閉上眼睛前



的一剎那，你問：「我的收穫是什麼」？雖然聲音低微到任何人都不能分辨，我也該感到難以自遣的慚愧，甚至於不敢思想：「你的收穫是什麼？」

你活着的時候，我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孩子，我祇能加許多憂慮給你，我祇能加許多不能兌現的期望給你；我不能為你說一句安慰的話語，因為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。

你就這樣帶着許多憂慮和許多期望埋藏地下，九年了；九年後的我還不敢走到你的面前，因為我還沒有使你的期望兌現而減除你的憂慮。

大逆不道的孩子，我這樣責罵着自己，這聲音不敢讓你聽到，為怕你傷心。你會說希望我能成為一個醫生，來診治這瘡痍滿目的人世間，那時節我也曾偷偷地許下這樣的願望；但是九年後我能告訴你的，不僅是人世間的瘡痍沒有稍減，我自己也是百孔千瘡了！我憑什麼敢說是你的好孩子呢？

前天我到杭州，杭州這是你少年時代也曾流浪經過的地方，我想在那兒能尋

覓到你的足跡，讓我追隨，讓我憑藉；但是，到處都是蒼蠅嚙！清幽的西湖早已喪失了她的清幽，卑污的黑手抹上她的胸膛，也抹遮了你的足跡；祇有你踩過我心底的足跡是清晰的，其他什麼都化為烏有！

一位浙江大學的朋友，她陪同我到「東南」去看狄更司的淒絕文藝巨片——「人間地獄」，我為我生長的時代慶幸，我也為那受苦難的孩子們悲傷，誰說今日祖國的孩子們不是一樣的在受苦難的折磨呢？

今天寒食，清明節的前夕，我散步在這朗爽的藍天底下的原野，但是我的心境却滿佈陰霾。許多掃墓的人，許多淒楚的哭泣，許多飛揚着的紙灰，他們在做形式上的悼念呀！

我能做什麼悼念呢？斤鷄，斗酒，鮮花……免了吧！對着千里外的家鄉，對着已經荒蕪了的你底墓園，我又偷偷地許下了一個緘默的願：

「希望我會成為一個醫生」！

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夜深東海之濱。

火與劍

——三十七年文藝節獻辭

火

有火的地方不一定有人類，有人類的地方就必有火。

不信？試看多少人在漆黑裏摸索，多少人在冰凍裏生活，多少人呵！徘徊在那火炬的邊緣，為了希冀一絲溫暖與一綫明亮。

火，是靈魂，是文化，是力量。

有一次：我獨自做深山的旅行，我有着一支火炬，雖然，那蒼鬱像惡魔一樣的古樹，雖然，那淒清像鬼哭一樣的鳥啼，雖然，那坎坷像地獄一樣的道路；我沒有害怕，我有着一支火炬，火炬就是力量。

有一次，對着一燈如豆，我侍奉在垂危的母親的病榻前，她微微地閉着眼睛，突然，一陣風刮熄了這僅有的明亮，我像墜入無底的深淵，姐姐為我擦亮一根火柴，我的喜悅像意識到母親的病豁然全癒一樣，那根火柴是靈魂，也是智慧的眼睛。

我看見了遼遠。

飛蛾為了追求光明不惜身殉，多少年前，波羅蜜修斯為人間去竊取火種，而受無窮的苦難。

但是，追求光明者還繼續着，希冀火種的亦還願意繼續的接受苦難。
以是，我歌頌火，深深地。

劍

年青的朋友們，必然地都喜悅着：橫着寶劍、跨着戰馬的英雄。

但是，黃巢的寶劍曾經殺戮多少無辜的生命，項羽的寶劍用以自刎結束他吐

宅風雲的一生，荊軻聶政的寶劍却曾經震驚過沒有靈魂的暴君！

劍，它自己是一塊頑強的鐵鍊成的。

不要笑唐吉哥德做着多末愚蠢的事。他是希冀能成功為一個英雄主義的鬥士，雖然他的舉動曾經令不少的人感到可笑；無疑的，他有一股勇氣，那追求真理剷除強暴的勇氣是可貴的。

不要把劍佩掛腰旁，那是一種無能懦弱象徵。

不要把劍藏在心裏，人們會怕與你親近。

是劍，就應該握在手裏，隨時準備與周圍的惡勢力鬥爭。

不是成功，便是成仁。

所以，劍雖然會傷害人的生命，我還深深的愛着它。

自 白

不是癡人，也不是夢。

清早，這是一個接連着失眠之夜的清早，我無力地踱步在原野上，清風吹過麥浪，麥浪散發着那末悅耳的聲音，我盡量地安靜下我跳躍的心，沒有想什麼，祇靜靜地踱着。

漸漸地我踱到一灣綠水的河濱。

白天，這小河濱有少女在洗衣衫，白天，這小河濱有看鴨的姑娘，白天，這小河濱有牛牯在為車水團團轉，白天，這小河濱有來自那鄉村里載旅客的小帆船。

這時候，我癡立在小河濱，靜靜地想。

少女洗好的衣衫該還在竿前飄動，看鴨的姑娘該在生火燒早點，小帆船該在不遠的地方打盹。那車水的牛牯呢？也像我一樣睜着失眠的眼睛在期待天亮嗎？

（牛欄是多麼黝黑呵！）

這裏，水車疲乏地躺着，牛牯的汗和淚還沒有乾吧！

這時候，我癡立在小河濱，靜靜地想。

我聽見了一個聲音在問：「你是誰」？微弱而嚴厲的，這該是屬於真理的聲音，我想。

「你是誰？」這叫我如何置答呢？常常我是忘記了自己，我到底是誰呢？

有人說：人是一條牛，該有道理，但是；我是牛嗎？雖然有時候我也遭受鞭撻，但是我耕耘過的土地呢？

有人說：人是兇狠的狼，該有道理，但是；我是狼嗎？雖然有時候我也瞪起眼睛，但是，我不曾傷害善良。

有人說：人是狡猾的狐狸，該有道理，但是；我是狐狸嗎？雖然有時候我也和一些人周旋，但是，我不曾矇蔽了真理。

有人說：人是臭蟲，該有道理，但是；我是臭蟲嗎？雖然我的一切都取給於大眾，我也曾流過血流過汗，我也曾付出我該付的精力。

我不是牛，不是狼，不是狐狸，也不是臭蟲，那末；我到底是誰呢？

我想：我是一個頑皮淘氣的，腰骨還沒有彎更没有斷的孩子。

為什麼不呢？

我很可以不費血汗去覓取麵包，我很可以不花精力去換得溫飽，我很可以睡着說那一件「我要」。

但是；我不是行屍走肉，我有靈魂，我也該求靈魂的溫飽。所以，像雲遊僧般我肩着那貧乏的行囊，在人世奔走。

多少次遇着毒蛇惡蝎，多少次遇到豺狼虎豹，多少次遇到風暴，多少次啣！

遇到罪惡的黑手！

以是，我曾經栽過筋斗，一次又一次，但是終究我又站起來了。

抖一抖身上的灰塵，我說：「我還是我」。

為什麼不呢？

一向，我希望冀以純真的感情來填補人生的缺陷，我希望冀以強烈的活力來杜塞生命的漏洞，我希望冀以高度的歡樂來掩飾鬢邊的髮斑！

但是，感情遭受了無數次的欺騙，活力遭受了無數次的剝奪，歡樂也遭受了無數次的抑止。

而今，我像是在角力場中退下來的鬥士，我想說：「我須要休息」。然而；又何來許多的蒼蠅與蚊蟲。

我不須要控訴，我祇緘默！

有人說：「緘默是最高蔑視，也是最大的力量」。可真？

曾經捨棄了一切，追求那屬於真理的，我想用生命來創造一個奇蹟，我想讓感情來一次昇華。

「太陽！偉大的太陽，每天你從東方升起，如果沒有你的鷹與蛇，你的偉大何在」？尼采的聲音還響在我的耳畔！

「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」這是善良的呼喊，但是什麼是善良的收場，施洗約翰的頭顱被割下安置在希律王的玉盤上，希律王是好人呵！為了他的妻子，他的諾言，和他的脆弱，他甯可讓衷心不安。

我也曾經向卑污的人世吶喊，我也曾經追求那能使我堅強的情感，但是當我遭受了鄙視，當我栽筋斗之後，我得了——一個教訓。

我要緘默。

「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鐸，響的鈸一般」，使徒保羅這樣說，我為什麼沒有權利去追求那能使我堅強的愛呢？但

是我不控訴。

「祇有寬容的愛才能融洽一切。」一位友人在信裏留下了這樣的一句，但是，什麼是寬容的愛呢？難道寬容是忍辱，寬容是無理的退讓。

我曾經是基督耶穌的叛徒，因為我不能在左面的臉孔被打一個耳光之後，還要獻上右面的！

那是奴才，那是狗，我想。

奴才也會想翻身，狗也會跳牆；何況，是我。

你是誰？」那聲音又響了，我回答不出。

我能說的是：「我就是我，我是一個不願屈辱也不願控訴的孩子」。

「如果有人迫着你反抗呢？如果有人污蔑了你呢？」

「我要報復，我要洗雪。」我想。

感 情 的 鱗 爪

去年花裏逢君別

今日花開又一年

世事茫茫難自料

春愁黯黯獨成眠

身多疾病思田里

邑有流亡愧俸錢

聞道欲來相問訊

西樓望月幾回圓

夜深了，都市的脈膊還在跳躍。

我們，一羣久久窒息於失去自由的生活裏的孩子們，今夜，第一次呼吸到輕鬆的空氣，第一次親近了這恬靜的深夜與幽美的明月。

冬末江南的夜晚，顯得刺骨的寒凍；但是，寒凍侵襲不入我們的毛孔，除了幾杯濃醇賜予的熱力，我們靈魂還交流着溫暖的愛撫。

幾輛洋車載着過度興奮的孩子們，飛駛地穿過那靜靜的街道！

「快！誰拉得最快，加倍給錢！」梅說。

洋車夫像一匹拉車的馬挨了鞭撻，跑得更快了。

「OK！」梅顯得更快樂，一個經過了打擊的人，常常有「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」的畸形心理！

但是，我却不懂為什麼當我們充塞着這種無法抑止的感情時，三姐總是淡淡的說：

「I didn't think so！」

三姐就有這麼一個怪癖，當人們玩得很起勁的時候，她總是顯得很冷淡落寞，也並不是她有意煞風景或是其他什麼用意，真的要說她究竟是什麼類型，却也說不上來。今夜，她仍是很少談笑，像有一層陰黯的紗罩着她活躍的心，她不說，（也不會說）我們也不願意去探尋為什麼？

二姐却不同了，她的性格比較明朗，她不會與憎厭的人周旋，她不會說與她心意相違的話語，今夜，她顯得那麼天真那麼高興，如果不是她長得那麼高，我真想像撲着小妹妹一般吻着她那媚人的笑渦！

洋車拉過了那條長橋，在蒼山麓停下。

付了錢，我們慢慢地走着，也跨上那條小小的山嶺，因為我們住在山的那邊

。

無論如何，我不能否認，這是幾個月來我們相聚在一起的第一個夜晚，也是我們最愉快的一個夜晚。

「想起這幾個月的生活真像一個夢，」我說。

「不要說這些吧！」三姐又關閉起我記憶的門。

為什麼不該這樣說呢！

我們曾經共同生活過一個慘黯的暮春，我們曾經共同生活過一個炎熱的夏天

，我們曾經坐在河邊消磨過無數次黃昏，我們也曾經坐在石橋旁的樹蔭下，消磨過無數次的月夜。

她倆輕快地哼着悅耳的歌曲，那歌曲曾令我神往故鄉美麗的田園：

為了國啣！為了家

我背着槍騎着馬

生活在戰鬥的黑夜里

也時常在和暖的陽光下

戰鬥十年了

我沒有回過家

眼前是黃金一片

又是收穫的時候了

回去吧！不

我不能把槍放下

我不能把槍放下

她們曾經為了我對這支歌曲的喜愛，重複的為我歌唱過一個煩悶的下午。

今天，在這靜靜的山道上，她們又歌唱了！

我們都沉寂下來，為了那一絲牽連着心靈的歌唱，歌唱又使我泛起了一些記憶的微波。

小小的礪樓上，三姐為我送來過一瓶一瓶強烈的「白乾」，為我送來過雪茄煙，雖然她也曾說過希望我儘量減少這刺激神經的嗜好，但是，她知道在這難渡的時日中，唯其如此；我才能甯靜的生活着。

不是嗎？我常常說：「算了吧！」她曾經為了這感到難堪，不是我對人生感

到厭煩，其實；除了這樣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。

我不是一個有厭世感的人，我也不是高度樂天派，但是；我却是一個放蕩形骸的孩子，記得；她曾經在一封信裏這樣說：

「一個詩人的成功，要靠他對廣大生活的體驗，幾年前你的詩迎合了一些人的口胃，因此他們歌頌你的天才，但是；幾年之後的你還有純潔的靈魂，還有堅貞的情操，然而；欣賞你歌頌你的却離你得多遙遠，這是因為你與他們的生活有着相當的距離。……」

我沒有申辯。

但是，我不能不深深地感激她。

又回到這狹小的籠裏，但是，我們依然保持着適才興奮的情緒，三姐累得微閉着眼睛，斜倚着窗櫺

西沉的月亮的清輝，從窗口射在她發紅的臉上，遮給她我發燙的手掌，她把

它握着，緊緊地，兩顆晶瑩的淚珠斂在她的眼角。我不敢問她這是為什麼？是悲傷？還是過度興奮？

「要走了！說，什麼時候再相逢？」

「走吧！相信我就是勇氣，」她說：「讓我們相逢在五年後的聖誕。」

我衷誠地接受了她的鼓舞叮囑與祝福，踏上了坎坷的征途。

幾年來的奔波，幾年來的風霜雨露，我領悟了人世的艱險，我也體驗了人世的辛酸。

但是，我的詩呢？

我不敢說：幾年來我有了什麼成就，因為我至今還不敢走到她的身邊！

前年的聖誕節，她自遙遠的海濱寄來了賀年片，上面寫着：

「這是一九XX年的聖誕節，相別可一年，也等盼一年了。」

等盼着一九××年聖誕節的勝利凱歸。——海濱故人」。

記得！我們曾經朗誦過廬隱女士的海濱故人，我們也希望着在海濱共同建築一座幻想中的樓閣，迎着風暴，迎着落日，迎着朝霞，也迎着點點漁火。

多恬適，多幽美的生活呵！她說：「讓我們儘情的歡笑或是痛哭！」

但是；在我收到賀年片之餘，我在想什麼？都變了，誰不是被生活壓榨得喘不過氣來，誰不是從幻想的王國跨入了現實的大圈子，那末；動人的笑渦再也不會浮上我們的臉，我們必需流汗、流血，因為我們要活。

梅說過：「這邊手得來的東西，那邊手交出，我有什麼稀罕」。以前，我會為這話感到驚異，而今；我却深深地體驗到這種人生觀的確切。

為什麼呢？我說不上來，但是；當一個人的希望與幻想常常是落空的時候，他是會把一切身外之物的得失看得非常的澹泊。

人」。

徐志摩說過：「我不想成仙，蓬萊沒有我的份，我祇要地面，情願安分的做人」。

那裏是我的地面，我也情願安分的做人呵！

四八，五，十九夜。

金絲雀

有美麗的羽毛和美麗的聲音的鳥是多可憐呵！我常常這樣想。

前天，在杭州的一家理髮店裏看到一隻美麗的金絲雀，回來我的心裏不好過了許久。

為什麼牠要被囚在那狹小的籠裏，為什麼牠要為幾粒米幾滴水而犧牲牠的色相（原諒我用了這樣的字眼，實在我想不出更恰當的）呢？難道說也是為了要活。

有時候我會以為醜惡是幸福，雖然這或許不合乎邏輯，但是；也不能絕對的否認，醜惡的烏鴉不是連獵人也認為晦氣的嗎？

記得；還在小學念書的時候，每天；我都要經過一條並不荒涼的山道，那是

在都市邊緣的。山道的旁邊，有一間卑微的茅屋，裏面生活着一位老態龍鍾的婦人！

天哪！我該怎麼來述說這樣的一位老婦呢？

滿臉的鵝紋，整天掛着眼屎而深深陷入的眼睛，和着因咳嗽而沙啞的聲音，

……這不是世間最醜惡的一位婦人嗎？

她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候，我們常常將石塊投在她的附近，讓水花濺在她的臉上，她轉過頭來，看了看我們，沒有說什麼，祇沉重的嘆了一口氣「唉」！

我們都為這一聲「唉」滿足的嘩笑着，也逕自走了。

每天，愚弄老婦人成為我們沒有跨入校門前的功課，她照例的嘆一口氣，我們都感到滿足。

現在想起來，該同情她，憐憫她，但是小時候卻祇曉得愚弄她，那是多下意識的舉動呵！愚弄一位被入世遺棄的孤苦伶仃的老婦人。

的確，說她孤苦伶仃一點也不過份，接連着將近一年的時間，我沒有發現在那茅屋裏有過一個生疏的客人，她也從沒有離開這茅屋五十步左右的地方，自己耕種一塊小小的菜地，那裏足夠供給她每天所需要的菜蔬。

她就是這末生活在孤獨裏生活在寂寞裏的老婦人，但是她却生活得很輕鬆，除了因為我們的惡作劇而聽到她的一聲嘆氣之外。簡直我沒有聽到過因為其他的事情使她頹喪。

又是一個多麼有生命力的老婦人呵！

偶然的我有了了一個和她談話的機緣，我成為這茅屋的客人。經過是這樣的；一個下着大雨的早晨，我照例的經過她的門前到學校去，在將近她門前的地方，一個不小心跌了一交，雨傘跌壞了，衣服更不用說盡是泥濘，她正在提着一隻吊桶擺在屋簷下盛雨水。

「小朋友！跌痛了嗎？過來讓我替你刷掉泥漿一，她微笑的呼喚，使我感到

意外的親熱，我正急着不能到學校去，正需要找一個地方避避風雨。

「謝謝你！老婆婆！」我走入了這素來認為神秘的茅屋。我看到那陰暗的壁上掛着一個鳥籠，養着一隻美麗的金絲雀。

她替我脫下跌髒的衣服，替我刷着沾在衣服上的泥污，又為我生了一盆火，烘着因洗刷而潮溼的衣服。

我為她的慈祥的舉動而感激得流淚，我也為我們的惡作劇感到慚愧，為什麼我們該侮辱這樣一位慈祥的老婆婆呢？

「老婆婆！天天我們侮辱你，你不恨我們嗎？」

這時候，她端了一張小凳子，坐在我的旁邊，正在照顧着那件溼衣服。

「我為什麼要恨你們呢？小朋友，我的孫兒如果還活着，不是也像你們一樣的頑皮可愛嗎？——但是，可惜他已經死了」她收斂了剛才的笑容好像我的話使她因記憶而絞痛了心。

「那，你的兒子呢？」我不識相的問了一句。

「他嗎？他當兵去了。」她那乾脆的答語使我吃了一驚。

「你不思念他嗎」？

「何必呢？我在家裏有吃有穿，他是應該到外邊去謀生的，十年廿年以後，他當了大官回來，我活了這一大把的年紀也覺得有些光彩。」

我想告訴她說先生告訴過我們的話，當兵是人民應盡的義務，並不應該希望是升官發財，但是，憑什麼理由我該去刺破她美麗的希望呢？

有一天，真的她兒子做了大官騎着高頭駿馬回來，那多好，我這樣為她幻想
着！

「老婆婆，你一天很忙，還養着這麼一隻小鳥嗎？」我指着那隻鳥籠問，實在；一位這樣的老婦人，養鳥是很不調和的，與她。

「這是我的兒子最喜愛的，也正可以在我寂寞的時候解解悶。」她說；「你

也喜歡牠嗎？」

「我喜歡」，其實我生平最討厭這小動物的，但是我不願煞她的風景，我想，幸福應該留給她這樣的人，縱使是一絲絲。

不久衣服乾了，我就道了謝，告辭這卑陋的茅屋。

那年；我小學畢業，離開了那個都市。

今天：看到理髮店的金絲雀，又想起那位老婦人的金絲雀，想起了金絲雀，又想起慈祥的和藹的有着強烈生命力的老婆婆。

又將近十年了，我還記得這末一回事，我更清晰的記得這末一位孤苦的老婦人，她的兒子該已經當了大官回到她的身邊了吧！那她是多高興呵！我時常為她祝福。

下

輯

驪歌

同是天涯淪落人
相逢何必曾相識

朋友：是的，我們都是在受着命運的翻弄，我們都在受着人情的白眼，為了這——「愛」從我們的腳底溜走，我們被擯棄于「生」的歧途。

今天，殘春的季節，蟄雨過後的夜里，你忽忽的來找我，告訴我你要離開這里的消息，我正受了些「冷暖炎涼」的刺激，聽你帶來的消息，我的心頭更受了一份難以排遣的沉重底悲哀，我不能向你多說什麼，同是躑躅於旅途的年青朋友，我所能供獻給你的也只有這顆已經破碎了的心，而那只能更緊鎖你的心胸，不

何必呢？於是我默默了。

我們的相處也不過是短短的兩年，但是，任它時間如何短促，我却相信，真能互相了解的也只有你和我，失掉溫暖的心。

那些過去何必追憶它呢，讓它永遠的蓄蘊在心的深處，總有那末的一天；我們相會了，互相地翻開戰勝命運的歷史，誇耀在乍逢的筵席上。

這時夜神拖着漫長的尾巴，巡視過人間的一切，夜是那般的沉靜、肅穆。朋友！我要講的話，託予牆根的蟲蚤罷，你不聽見它們在吮歌罷！再不然河邊的青蛙，不是同樣的得了我的一顆心嗎？

你留下的字跡：「人生可以寄託在賣卜先生的一張嘴里！那麼，無與去羨慕山寺中的和尚沙彌；不過，我不願意你做感情的犧牲者，我們年青人固然煩悶，如能以煩悶建築前途，未始不是更光明的一條。」朋友：你不是同樣為感情的犧牲者嗎？你寫這我曉得你是忍着淚寫下來的，我也忍着淚來接受，反正這世界會

有那末的一天。

夜過後，黎明即將來臨，在曙光里讓我們微笑罷！

在這裡向你揮一揮手，望你別忘了山城有一位和你同樣命運的人。

四二、春過的日子、夜裏。

呼喚

幾天的秋雨，實在使我的心再也不能甯靜下去，恍恍惚惚，有如煙雲霧縹迷惘的情緒，使我對於這騷客流連的含有無限詩意的季節飄然地來，一點也沒有什麼感覺，反而，我憎恨它來的太突然了。

還不是嗎？那天的夜裏，我就讓暴風雨吵醒了，輾轉牀榻到天明，自那次起，夏意就讓秋風洗滌得乾乾淨淨；你不覺得炎熱的陽光，換來的却是習習的涼風嗎？

那一次的夜裏我被吵醒之後，我在回思遐想，對於過去的一段時光，不能不說是值得留戀，或許還可以給我們一些「生」的警惕。

過去的那段旅程，流浪的經歷是如何消受下去哩！還不是沒聲息地讓苦難來

折磨嗎？可以慶幸的；而今我們還是依舊堅強地挺立在祖國的土地上？

你的來信說到了這最近一年是怎樣過的，朋友！我除了同情一位沒了家的人遭遇的可憐之外，還能再說什麼哩！沒有家的人受着流亡生活的苦楚，是不能有所怨言，誠然；至今處處還有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的事實，可是給予可憐人的救濟，他們的心胸，何嘗有這樣的念頭。

戲院是天天擠滿了人，門口天天掛起了「客滿」的牌子，酒樓菜館天天是一堆堆的魚肉消失在顧客的更替中，這一羣的闊老門除了口角還掛着對這山城感到不滿，心頭在計劃着如何發國難財之外，他們還會想什麼，他們還會想什麼呵！朋友！他們是死了心呵！

這是值得如何悲痛的哩！但是你儘管喊破了喉嚨，人家不是照樣地說你自己為了生活的不會舒適而怨恨他們嗎？

想到這裡，心頭燃起了有名之火，它在我的心頭燃燒，是那般的明亮，是那

般的灼熱，它燒熱了心中任何一滴的血，血；在心中沸騰。朋友，這就是社會，你又何必訴苦，流浪的生活，在我們這一輩子是磨鍊得夠了，我們同樣也相信只要有我們的這雙堅強的臂膀，足夠讓我們在人世間生活下去。又何必想生活的舒適呢！舒適的生活裏會消沉了青春的壯志呵！難道我們就為了一點生活的安樂，就忘了千萬年繼往開來的基業嗎？

你不要以為我寫這是對你有所教訓，不敢當！雖然這話是為了一夜的秋雨和你的短信而寫的，然而這一切的一切，何嘗不是在警惕着我自己？

我自己，你該不會忘了，我們是同樣遭遇，同樣受着生的顛波，跋涉，我們不是受夠了苦的人嗎？可是，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除了靠自己之外，世界上沒有人是你的助手，幫忙你去拮取明天……。

今天，是「九一八」的前夕，「九一八」在我們的心眼中，該不是一個小可的日子，它賜予許多的同胞和我們一樣地踏上流亡的路途，嘗受了「生」的白眼

這是一個血寫下來的日子，這是在歷史上刻下一頁恥辱的插圖。

東北：這一塊肥沃的田園，而今；讓獸騎縱橫踐踏，他們過的更不是人的生活。

九一八，血痕尚未乾！

是的；僅僅十一個週年，難道我們就健忘了嗎？同胞被屠殺了，房舍被焚了，這是誰的恥辱，這是誰的責任，去洗這一筆的血賬。難道這是僅有東北人的恥辱，是僅僅一部份人的責任嗎？

這——祇有關老們會這樣想，我們同樣遭遇的人難道真的忘了，真的置諸不理嗎？在山城，我不敢去想像是如何地過這偉大的悲痛的日子，因為這裏除了食堂裏盈門的顧客外，對於這似乎沒有人來關心。

「七七」「八一三」不也是沉痛的紀念日嗎？但是在這兒除開一個公式化的

會外，其他什麼都沒有了，甚至於那日子是怎樣來的，在人們的心中沒一絲影象。

當然這是不值得驚奇，根本社會是如此，人心又是如此，不聞痛癢的事可以不管，只有發國難財才爭先恐後。

然而，我們不能這樣，因為偉大的日子在我們的人生旅途上，不止是小小的漣漪，而是巨浪。

我們不要忘了白山黑水間的受苦難摧殘的同胞，憑着我們的熱血精力，我們要向廣大的中華民族呼喚，呼喚這一個龐大的睡獅在東亞挺立起來。

(三一、九)

戰門散唱

行軍

我們帶着興奮的心情走出了營門。

我們在碎石路上走着，走着。……

鐵的行列走過了車站，投向原野，那遼闊原野的懷抱。原野的泥土的氣息，發出一種迷人芬芳的香味有如春花的馥郁。原野是無限的遼遠，無數的森林，巨人似的站在山麓，守衛着遼闊的原野。

河流歌唱着，森林歌唱着美麗的音樂；風，和悅地作着伴奏。唱吧：向年青的原野唱一支愛戀的曲子，唱一首最動人的讚美詩。

我們聽着無聲的召喚，那召喚我們的，是如火如荼的燃燒的熱情，我們被熱

情灼熾着，驅使着，整千的脚步，便是這樣地踏上了黃砂鋪蓋着的公路。

隊伍以駭人的雄壯姿態行進着，巨浪一般的，行進在公路上面。

今天，挺進在祖國公路上的青年，是將來支持艱辛的祖國的新生力，誰不能支持艱辛，誰就是懦怯者。

松林

我們的大隊，休息在這松林。

松林在這廣闊的土地，在山頂藍天底下。

我們歡躍，挺健的松林，給我們疲憊的慰藉，給我們忘了的熱情再度的沸騰。

久久窒息的心又開始蹦跳，嶄新的松林堅貞地象徵着祖國的兒女。

松林！偉大的松林，它給了我生的啟示。

我矚意一片蒼茫的松林，我諦聽那松風的交響曲……………

乾糧

自從黎明而至正午，我們都餓着肚皮，餓着行進。

松林下，那來自藍天的南風，掃除了胸頭的悶氣，讓大家清閒的享受大自然的賜予。

誰不是嘻笑着臉皮，誰不是心花怒放哩？縱然兩腿是微微作痛，然而那號召我們的，驅使我們的熱情，我們依舊是興奮熱烈，迎向更遼遠更艱辛的一段旅程。

我的肚皮並不餓，他們都帶着乾糧走，我也同樣地帶有乾糧。

我的乾糧是一支金星鋼筆和一本速記簿。

擷取着旅程的零星，摘取着點綴旅途的一切，那是史頁的一幅美麗的插圖

我要把它翻印在心版上。

美麗的插圖我要把它翻印在心版上。……

紀程碑

紀程碑默默地迎接我，迎接一個孤苦的靈魂。

朋友！你是倦厭於旅途的跋涉嗎！當你看見一個紀程碑迎向你的時候，它就是你最知心的朋友。

今天：紀程碑又在旅途上來迎接我，它是受了時光的侵蝕，殘破的軀體已刻滿了生的創傷。

我伴着它，有如伴着我的愛人，因為我明白；它是我過往「生」的兌券，我撫摸着它身上的斑痕，我不禁低頭而淚涔涔了。

紀程碑永遠是緘默，迎送着旅人的離愁。

我坐下來，坐在它的身畔，我想安慰這偉大的孤寡的靈魂，在山野崎嶇的道路上。

我彷彿看見在它的背後，搖曳着許多人的臉嘴，有的嘆息，有的微笑，有的

衣衫襤褸，有的西裝革履，……這許多的人，都遞給我一種溫柔的眼光，在招呼着我，似乎叫我休息下來……

這給我的是一種恐嚇，我再度挺起身子，我跨着強健的腿，走了，走得這般堅決，我並沒有一點留戀，我希望，當我再度看見紀程碑時，它是強健，它是安康，在它上面，祇有「生」的偉大圖畫，它背後不會再有那些嘴臉呵！

我一面希望默禱，一面跨着脚步向前走去，我感謝紀程碑給我的警惕。

三一年九月

青春

夜很深了，叫囂都沉寂下去，遠遠地電廠內的馬達還彭彭地在響着。

這是使人煩悶室息的夜，綿綿的雨還是不斷地打着窗紗，打着庭前的芭蕉葉。『隔窗聽雨』別有一番詩意，然而却把愁人的一顆心掏出來了。

看着朦朧的睡月和靜聽孤夜淒雨，不是有同樣的感懷嗎？

一幕陳舊褪色的情景，又輕輕的浮起來，在我的面前，有如朝霧；充斥在我的視線。

朋友！記得吧，那別的前夕，我默默的坐在窗前，你冒着雨在昏暗中摸索過一條小巷，買了一包銀杏的心情，看去雖然是愉快和輕鬆，然而我知道你是有很重的苦悶壓在心頭。

你回來後，又自己一個人在那殘漏的灶前，燃起了火；或許當時你會感到溫暖，然而我這已經冰結了的心，是無法溫暖呵！

以後你又親熱的為我剝銀杏，又給我講了許多動人的故事，那時我除了明瞭你還有我五年前那種的心情之外，你所講的在我的心中沒有一絲波動。

你或許沒感到，當然，你不會恨我；可是，我的心中已在向你懺悔，我似乎在叫你不要對我敘說那些，不過那却重重的沉在心中，始終沒跳出咽喉。

我不該，我痛恨——

我恨我沒有把青春的心拾來。

冬初。一九四二、三元。

夢·邂逅

夢

當微雨昏黃的夜深，從夢鄉里醒來，黯淡燈光將牽引起一長串的憶念，這時候你默對無邊的靜，夢里的故事又重溫你的心田。

是戀人給你甜蜜的長吻而展眉，是久別重逢而雀躍，還是感受到流離顛沛而垂淚……夢：不管它給你是溫存或且苦楚，你總可以同樣咀嚼着每一片段的歷程，夢，它給你一個光明的憧憬，它讓你看到逝去的童年，它暗示給你老年的終了，它使你的希望實現，縱然：那是短得可憐的剎那，可是流浪人也不免吟一句「夢里不知身是客，一向貪歡」般的親切哩。

所以，來自破落戶底子孫，便在客鄉里深深的愛夢了。

我愛夢，我更愛夢里的故事。

初夏：桃李吐芳的季節，我流浪到了山城來，當我將笨重的身體從車窗放進去的時候，在煩熱里做了一個夢——這個夢：使我渡過這兩天苦難的旅程。

這是一雙明麗的眸子，閃動着像珠寶鋪前耀目的夜明珠，她閃動在每個旅客的心里，更閃動在我的倦夢里呵！

每當伊的眼光拋向我時候，我的全身起了莫大的痙攣，我微閉眼睛，想把一顆難以甯靜的心拋向無邊的夢，可是，伊的視線屢屢牽纏着旅人的相思呵！我活着，這時，我為這兩顆眼珠活着，時間像縮短了許多，使我沒有感受旅途絲毫的痛苦。

黃昏：這是我永不會忘記的一個黃昏，在古老的渡頭，我遺失了一個夢，一個永不會有止境的長夢呵！

我帶着空虛的心，一個軀殼，彳亍着。

邂逅

朝陽迎着我，晚霞送着我，我獨步在街頭，我要永遠向世界呼喊，我要永遠讓這一隻腳趾磨光，為的是：我要去追尋失掉的夢，去拾回遺落的心呵！

數盡了山城的雨點，看盡荷花的開過，更踏盡了每個晨昏，我希冀得到一絲的安撫，這心靈的安撫，它可能使我忘懷一切世情的白眼。

假如人生有悲哀的話，希望的幻滅該是莫大的悲哀了。我就這樣的吞食着苦難的日子，苦難折磨我懦弱的身軀，月明的夜晚泛舟在清冷的江上，我是想摒除這難遣的悲哀呵！

一天的大清早，送一個友人別去，在晨光曦微中，離愁別緒佔有了我的心，我在悲嘆數年所受的顛波，和人世的譏訕，命運之愚弄令人消除雄心壯志，我默對逝去的一串辰光的流水，我將有什麼說不完的話語呢？

在古渡頭掉了的夢，終於又在古渡頭拾回來，我看看伊；絕跡了三十餘晨昏

的人兒，我微笑了，微笑漾動在輕飄的空氣里。

三二，七。

潭里雲烟

一尾可憐的魚，生活在池塘里。受着同類們的譏諷，在這裡得不到溫暖，更得不到安慰，牠苦極了，憂悵的種子埋在心里，緘默地長大。

一個美麗的早晨，朝陽的第一支金箭射向池塘里，牠就慢慢地游上水面來，牠要搜尋這金箭的來源，可是當牠抬頭的時候，牠發現了一隻翱翔在天空的雲雀，牠高興與慚愧交織成感情的網，牠想世界這樣的大，有着許多為前程奔走的人，自己實在太渺小了。牠願意跟着牠奔走四方：

「先生！請你停一會兒。」

雲雀好像沒有聽見，飛過去了。（事實上也聽不見呵！）

「先生！請你停一會兒！」這聲調是嗚咽，眼睛已經紅潤了，牠感到一種失

意的悲哀。

雲雀已經溺於雲端，並不因為這可憐的呼喊停留。

牠痛苦極了，這痛苦是其他的大魚小魚所不能體會到的，把眼睛一閉，讓身體一直下沉，……

親愛的朋友！這是一封信，是一個年青的朋友寄給一位女子的信，是在悲哀他所表示的愛沒有反應，這信發出以後，我就離開了，那位「雲雀」有沒有一封垂青的覆信來，我無從得知，可是：我想至少「雲雀」小姐會揮幾滴同情的淚，縱然他是沒有值得她愛的理由。

自從我曉得在「人」的下面寫上「生」字的時候，一直是和「悲哀」兩字分不開的，年紀輕輕的王勃不是也曾為宦海嘆一聲「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」嗎？非哀里我常常想給朋友們寫長信，可是情緒的起伏是絕對不許可！時間空間把我們擲得很遠，使我的心里異樣的空虛。

受了生活的鞭策，和冷暖的譏訕，我又有機會在劍溪觀月，縱一葉扁舟漂盪在劍溪上，清涼的風沁入靈魂，看着水里揉碎的塔影，我是憶起了多少今古興亡事。流波里有着我們的情影，可是今日，除了月夜依舊，青山如昔之外，幾張的笑臉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分別了的朋友再聚首是很難的事，散了的筵席再圓更不會是容易的。因為這，我曾經向劍溪拋下無聲的悼辭，我是在追悼昔日美滿的辰光。

你們來信，要我再披起流浪的征衣，踏上歸程，你們將如何親熱地替我拂去征塵，將如何替我唱一支歡樂的曲子，難道我不會憧憬那美滿的一夕，難道我不知道欣然就道，可是，

每夜；月朗風清我推開窗子，看着微風拂動着的竹影，看着一陣陣的雁羣，我的心早就飛在你們的身畔，在愛撫着你的秀髮，可是當我閉起窗子的時候，一種悲哀又襲上心頭……

昨夜：我聽見了誰在唱（說唱倒不如說叫）「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……
：我好比南來雁，離羣失散」！是的，籠中鳥，我是籠中鳥，我不特不能高飛，
而且，我是和家越隔越是老遠老遠呵！……

朋友，我親愛的朋友！我像潭里的魚，但是我却何嘗不像失羣的雁啊！然而
，我總得要飛。

我要飛，繼續的飛，美麗的境地還遠呢！

祝 福

我來了，懷着一顆寂寞而有創傷的心。

是一個看不見太陽的中午，我和R在悶熱的車場下了車，提着漂泊於旅途上的伴侶，輕鬆的走上古老的橋。

橋：它是多麼的偉大呵！跨着浩浩蕩蕩的建溪，牽連着兩岸旅人的離愁，我細想這橋的年代，細數着有多少人走過它的胸膛，我正讚嘆着它的緘默，無言的担荷這許多歷史的重担，可是，R卻告訴我這橋是被折毀了。我站在這殘傷的邊沿，向黃濁的流水拋下了我的哀悼，我是在哀悼一位英雄的殞滅，我是在憑弔古耶路撒冷聖城的顛覆呵！

這時，天空飄落着鵝絨般的毛毛雨，雨絲飄落在我的髮上，背上，雨絲飄落

在衣服上，橋上，雨絲也飄落在我的心田裏啣！

朋友；該不會忘記吧！我們也在這樣霏雨的時節相識，是一個有雨的夜晚，（我忘記了那夜有沒有大雨）你來找我，你緊緊地握着我的手，我聽見你緊急的喘息，我也感覺到你的心房的跳動，你凝視着我，是用那熱情的含有淚珠的眼睛，你告訴我說，你要走了，將到很遠的地方去擷取生的花朵，那時，我們跛着單調的步子，沉默地任時間在我們的足尖溜走，……最後：你好像很失望的（或許是我的話太少了）說一聲「再見」，僅僅只有一聲，你很堅決的走了，當你開了門出去的時候，我還依稀地聽見你的爽朗的足音。

你或許會怨我，在闊別的前夕是這般的默默無言。但是，縱然我的心是疼你愛你，可是離愁別緒是梗在我的咽喉。朋友！我至今想起來，還該向你懺悔。

你走了，你真的到遙遠的地方去，那夜我簡直沒有好好的睡過，我起來輕輕的跪在床沿，我為你祝福，我默禱你旅途的安康。但是，一月，二月……你卻

和明天一樣的縹渺，但是，我始終沒有忘記你的倩影，沒有忘記別的夜情，晨昏我都佇立窗前，向藍天悵望，我看見過燕子剪斷春愁，我也看見雁羣帶來無限的秋聲，並且我又何嘗沒有看見我兩同遊的清池開遍了綠荷呢，但是你卻如一葉梧桐的飄落般的渺無消息了。

每夜，我翻開了日記冊，我就看到那一朵壓扁了的玫瑰花，但是，她還留存着當日的芳香與色澤。

以是，我憶起了你那朗爽的笑聲，那玫瑰色的歡顏，我都為你祝福。
祝福你的笑聲，永遠隨着那玫瑰色的歡顏。

秋山夜雨殘圖

有十塊錢，若失落一塊，豈不點上燈，打掃屋子，細細的找，直到找着了嗎，找到了就請朋友鄰舍來，對他們說：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着了，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嗎？

——路加福音十五章八、九節

紅葉

我臥在山巔的曠坪上，被我身軀緊壓的野草在微微的刺着我，風刮下了幾片紅葉，紅葉飄落在我的臉上，不必拂掉它吧！我想；還是把它拾回去。

是一個清涼的夜里；我點數着稀疏的星星，我意識到天是異樣的高曠，像是要飛離去般，我的心里起了莫明的寂寞，寂寞敲響了我的心絃，心絃發出了寂寞

的歌聲。

是幾隻紡織娘在草叢里翻筋斗吧！剎時又靜寂了，一陣唧唧的悠微的音樂，從草叢里散揚出來，和着心絃寂寞的吟唱。

秋天已經躡手躡腳的來了，這寂寞的歌聲不是告訴我說秋已經殘了嗎；它隱在桂花香里，是我的妹妹先聞到的；她摘了一支插在胸前，倚着我撒嬌的說：

「哥哥，桂花已經開遍了呢！」

朋友：你們想想，假如你們天真的妹妹，倚偎着你拿一枝桂花在你的鼻邊的時候，你的心里在想什麼，是欣賞這桂花的清香呢，是想出去山野走走，看看大自然的美呢，還是連想到甜吻戀人面頰的綺香呢；或許是這樣。我却不然，對着這枝鮮花我意識到一種悲哀，我捧掉它，她驚奇地看着我，我安慰她說：

「妹妹！不要了吧！待有紅葉的時候，我替你拾幾片來。」

太早讓一個少女去意識秋，這是不應該的；但是紅葉已經開遍了，當我拾回

幾片紅葉的時候，面對可愛的妹妹，我又能對她說什麼呢？

秋已經奪去我的童心大半了。

黃昏

「黃昏的獵人，還等待什麼？」是的，是可以歸去的時候了，突然還有陣陣的歸鳥，可是天黑了深山里是不容易歸去的。

然而：夕陽已經隱沒了，祇有滿天錦霞，我還是徘徊在江濱，獵人是等待獵物呵！我却等待什麼？

是的，我等待什麼呢？我回頭問澄清的流水，可是流水會告訴我什麼，它自己不是也不知道前程和歸宿嗎？你想；鐘錶店里的時計是不會告訴行人準確的時間，正如路警不是指引行人迷途，祇會嚇唬「鄉巴佬」一樣，我為茫茫的人海感到了無限的悲哀。

蘇格拉底曾經在白天提了燈兜着街道狂喊，他說是為要找人，他衷心有着深

沉的悲哀，施洗約翰在約但河替庸俗的世人超度，還喊着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，他是有着超人的幻願，但是：結果呢？朋友；世界上就沒有真理，蘇格拉底不是被「莫須有」的罪名死在獄里，約翰的腦袋讓希律王做為償誓品，是為了一個淫蕩少婦的指使呵！

過去，我曾咒罵那些帶假面具，對朋友打哈哈的人，可是現在：我天天都得和心所痛恨的人周旋，縱然心裏恨他，你也不能不堆上笑臉和他招呼，朋友；欺騙感情是可恥的，我却是生活在可恥中，如果說人生有悲哀的話，這該是莫大的悲哀了。

在人生的圖案上，你是畫上一隻小猴，一隻綿羊，和一個變戲法的流浪漢，還是，畫上幾株白楊，翠竹，或且是畫一幅耶穌基督的聖像呢？

這里，我不能寫下答案，那麼你閉起眼睛想想吧！

夜

自從和江濱的古老的碼頭發生了愛戀，每個黃昏我都在那兒徘徊。

在一個夜里，從江濱回來的時候，已經是「月上樹梢頭」了，身體感到絲微的涼意，這樣我就病了。

病原不是痛苦的事，在我們被生活壓榨的人，還可以鬆一口氣，所以我閒逸的躺在床上，許多過去的舊事，一絲都不遺落地爬入了記憶，於是；我又記起了你：

朋友；如果不健忘的話，你該不會忘記那溪流的浮橋，浮橋上的月夜，還有那溪濱的聖堂，和聖堂每日宏亮的鐘聲——這些雖然是虹影的碎片，但是在我們生活里有如晴朗藍天里的星星，那麼：你不難想見我對它的憶念了。

在你家後院花園里，我們曾消磨了幾許美麗的黃昏，在那浮橋上，我們又曾消磨幾許明麗的月夜，流水和橋船絮語，橋船却一樣一樣地，正像我倆心中的跳躍。

九年前的一個早晨，你不告而走了，九年了，你一直沒有音訊，像黃鶴般的杳然，聽說你回到浙東老家去了，但是，戰禍打擾又六整年了，你又肩着生活流浪到什麼地方呢，你該沒有閒情去回憶孩提時的樂趣吧！

現在我又住在江濱，我也一樣的眷戀江濱，但是沒有了浮橋更沒有了你，由是：我又記起了往事，往事像柔絲般，在腦海里織成一幅殘破的圖。

我支撐起身子，想把這難得的記憶織成的圖案繪在紙上，縱然殘破也好，房間里的電燈如幽靈般，我只好燃起殘燭，剛寫上幾筆，不遠之客卻從窗外闖了進來；投向火光，在火光旁繞着打轉，燒了觸鬚，又燒了翅膀，以後帶着創傷的身軀，在一旁喘息。

我若有所思的放下了筆，我想這幅殘圖不必繼續吧：愛好光明者的結果是這樣悲慘嗎？

我又想起了取火者受難的故事。

三二，一〇，南平。

山寺（外三題）

山寺

像雲遊的行脚僧，在這難得安甯的歲月裏，却回到家鄉的山寺裏來渡今年的秋天。

山寺永遠是那般的甯謐，偎在松樹和丹楓以及那些雜樹的懷里，讓樹枝吻着那漸將剝蝕的檐角。

靜靜地坐着，焚一爐檀香，看嫋娜的輕烟圈圈的浮起，傾聽清晰宏亮的鐘聲，聲聲在這山谷里飄盪。遠行的朋友，假如我告訴你生活得這般閒適，你會因而記起在脚尖還有漫長的前程嗎？你是在心境里創造一個蔭涼秀麗的綠洲呢？但是我不是也曾帶着一顆寂寞的心，走過了一段崎嶇險阻的山路嗎？並且一個夜里，

在萬山叢中，只有一支火把伴着我，那時夜遊鳥斷魂的嘎嘰，真使人有些心悸呢。但是，終於回來了，住在這山寺里，閒舒地享受這枝頭的木樨飄過來陣陣的清香，更有小孩子們指點給你看的——紅霞的壯麗。

墓園

傍晚，萬物浴在那夕陽的海里時，我散步在一條穿插過墓園的小路上，墓園和小路點綴着許多的枯葉。

墳塚沒秩序地散亂着，沒有人能夠說出那墓園里枯骨的姓名與生平，更沒看到有人來給他打掃，插上三柱香。他的頭上長着叢叢的野草，這些年代不同的幽靈呵；他們可曾聽到秋風落葉替他們吹奏的喪歌？和寒蟬替他們輕彈的哀樂？

每天：我散步在這兒，輕輕地掃開墳頭的落葉，把野花細紮成花圈，擺在上面，算是雲遊僧給他們老遠的憑吊吧，心里浮上了一個問語：

「一些年後，誰來替我擺上幾朵野花呢？」

螢火

月亮升起來了，像含羞的姑娘初次幽會伊的情人般窺伺着人間的神祕，從那樹葉子的篩孔里。

天空是淨藍的一片。遠山近景掩飾在暗灰色下，點點的綠火，在這山寺的林間閃亮起來。

螢火永遠掛着一盞綠燈，來照亮千秋靜寂的孤魂。

松海

秋風來了，丹楓松柏都在搖頭，葉子在震撼，在起伏，像是遼闊的海面掀起了一陣的狂濤。

藍天和它接在一起，靜靜地看着點點起落的螢火，像海里黑夜的燈塔。

於是，我記起了，放一葉扁舟飄蕩在海面生活的人，天真的憨笑和樸淳的臉龐，海風拂着他們的頭髮，他們生活在海上，他們永遠迎着海上日出。

這時：行脚僧對於雲遊又有些興致勃勃，而不安於那耐人相思的鐘聲了。

一九四四年底秋天

重 逢

已經是深秋了，雖然；對於季節的更換，我是漠不關心，但是，終日怒嘯的北風，夜裏在破棉絮的擁抱裏凍醒；早晨，穿着一件衛生衣還會被人叮東禁……這些；不是很明顯地告訴我嚴冬已經不遠了嗎？

這並不是我要說的，與我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，在一個挨餓的人的心裏，他是不敢去想像這些，更不敢有一些綺麗的遐思或夢幻。幻想的金條美鈔不會從窗口飄進來；夢裏的筵席更不會是醒後的麵包，明白了這些，我就乾脆如同個「白癡」；做到「白癡」也不容易，的確我還知道肚子餓的。

是一個陰霾的下午，飢餓使我頭昏，袋裏是連買開水的錢都沒有了。偶然，我記起前些時一位朋友請我看「段鳳奎風一勾勾」這回事，長久不見，

起的不是那有趣的鏡頭，更不會是李麗華扮演那年輕風流寡婦的眼波，而是那當舖門前的一個大「當」字。

「當」字給了我一些喜悅和希望，我將衣架上僅有的一套西裝，一件皮大衣，還有一襲離開家鄉的時候，姐姐為我編結的絨綫衣，小心地摺好裝在旅行袋裏，冒着強勁的北風走向街頭。（我不需要浪費筆墨來形容我當時的心酸）。

像一隻老鼠生怕碰到貓一般，我東盼西望的走着；實在，我在這十里洋場，雖然耽了不少的時間，對於當舖，我還是陌生的，何況，這是平生的第一遭，又像小偷般的呢？

萬萬想不到，生怕碰到熟悉的人，果然；在走到當舖不遠的地方，擡頭我就看到你，一位高貴（？）的少女，一位穿着很入時的女郎，有猩紅像血的嘴唇，有塗着蔻丹纖細的指尖，在肩上照例掛着一隻玻璃皮包……冊冊地迎面走來。

我不想讓你看見，但是：更巧的是前面紅燈一亮，車子把你擠上人行道，天哪；車子就把你擠在我的面前，這時候我漲紅了臉，像偷了主人的東西被發覺似的，低下了頭，我希望在這十年的別離裏，你是已經淡忘了我。

但是；世界上的事情會是這樣不如意、又會是這樣的湊巧，當你先向我打招呼之後，我的希望和假定都幻滅了。

「是你！——小林。」

「怎麼？你——」我裝成很驚異的樣子。

「你該想不到吧！十年了，我們會在這裏碰到」。

「想不到，真的想不到」我說：「如果不是你先向我招呼，我真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，就是你，陳小姐！」

「準備上那兒去，是嗎？」你看見我忽忽的行色這樣問。

「想到南京去，一位朋友來信邀我到棲霞山看紅葉？」我撒一個謊。

「到南京的車，早呢！」你看着手錶說：「讓我們找個地方談談，好嗎？」指尖掠了一下髮髻。

我祇好陪伴着你，漫步在行人道上，在我的記憶的池沼裏浮起了泡沫來：

一位活潑而稚氣的農村孩子。

一位高貴而摩登的都市姑娘。

我不知道該怎樣把這不調和的字眼貫穿在一起，我祇是沉默的走着，走着！

「幾時到上海的？」你首先打破了沉默。

「才到幾天。」我又撒一個謊。

你該驚異於我的沉默，微微地抬起頭來看我一眼，送過來一個嫵媚的笑。

隨即你告訴我，你已經住在這裏兩年了，照理應該請我上你家裏去坐一忽，

「但是，你得趕班車到南京去，所以在這裏讓我做東，我們談談別離後的生活」你指着前面一家清雅的菜社。

我不置可否，默默地跟着你走進去。

僕歐客氣的招呼你，投射給我不以爲奇的眼光，的確！我與這茶社太不調和；何況，我和你在一塊兒，更是不調和的不調和了。

坐定了，僕歐沖了兩杯茶，問喝酒？吃飯？

「小林，我記得你是我們中的酒海，難得異域相逢，我們該儘情的乾兩杯，你要什麼酒，白蘭地？葡萄酒？還是五加皮？花彫？」

「我不想喝酒？」我搖搖頭。

「為什麼不喝呢？這難得的際遇。」你微微的一笑，祇有這笑是屬於十年前的。

「是的，你喜歡花彫，對嗎？就來兩瓶花彫罷！」她吩咐僕歐買酒，又點了幾件菜。

僕歐走了，這時候是恬靜的。

你告訴我你還記得我是喜歡吃海味的，你說到十年前小孩子時代的生活是多麼的有趣，你說到這十年來你進過中學，進了大學……顯然；你已經不像十年前那般的羞澀忸怩，而變得很健談了！

「記得嗎？小林」你激動的說：「十年前，那時候我整天伴着你，在塘邊的黃昏，你又把釣得的小魚用荷葉盛一兩尾送我，一路哼着山歌回家，有月亮的夜晚，我們一同散步在屋後的山坡上；你為我講述那些美麗的故事」。

「不要說這些罷！陳小姐。」實在，十年前的美麗生活的回憶與十年間寒凌的漂泊，深深的絞痛了我的心。

「為什麼不要說呢？祇有這些值得留戀值得回味的難道都摒棄了嗎？」你微微地閉上眼睛，像是在回憶那些過往的生活。

菜端上來，僕歐斟滿了兩杯酒出去了。

我們散散地呷着酒，你像突然記起什麼似的：

「呵！還有——請你不要叫我陳小姐，我的名字你該還記得吧！」

「其實——」

「沒有什麼，其實，難道你願意疏遠一位老朋友！」你很快的接上了，沒有讓我的話說下去。

舉起酒杯我們乾了一杯，你繼續的說：

「那時候，我剛初中畢業，在投攷×高中的一個偶然的際遇裏，我知道你生活得很沉悶，知道你曾經去做小學教員，你為了看不慣『學店』的作風，你和校長吵了嘴，走了，聽說學生們送了十里路，而且還流了不少眼淚。」

「這是多動人的一幕，我想，我知道你去做小學教員，我知道你會盡心的愛護那些天真活潑的孩子們，你會盡心的教導那些孩子們，但是：我也知道你的性格不能適合那環境的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」

「之後，始終探聽不到你的消息，我曾為你祝福，我祝福你能在這惡劣的環

境里生活下去，因為你我是童年的朋友，祇有童年的無邪的片段是可貴的！

「前年我轉學到這裏××大學來，同班的一位據說是你過去的好朋友，從她那裏我又知道你到過工廠做過工人，也曾經熱情的投軍，但是，結果你坐了將近一年的牢，那時候，我心裏感到憤怒，憤怒又有什麼用呢？——想不到十年的時間竟會有許多的變故，在我們之間。」你頓了一下：「現在，你說，你在什麼地方工作。」

好容易你結束了你的回憶，而我却勾起了無限的悵惘。

「我在一個中央機關工作，」我再撒一個謊；雖然我們是童年的伙伴，自尊心不允許我告訴你，我是徘徊在生活的邊緣。

「現在，該說說你自己了，十年來。」我也想知道一些你的情形。

「我，沒有什麼好說，太平淡了，我現在用家裏的錢念大學，明年畢業了，畢業以後我希望到外國去看看！」

一遍。

呵！多麼美麗的一個夢呵！這是我十年前的夢！現在從你的口裏為我複誦了一遍。

我垂下手來，手指觸着了帶出來的行李袋，這一個觸覺把我馬上喚醒。我記起我出來的目的，我脹紅了臉，像坐針氈似的。

「幾點鐘了？」我故意問你，想結束這個偶然的際遇。

「好罷！你也該趕到北站去了。」

僕歐來，你付了錢。（那時候你知道我多麼難過，一度邂逅損失了我的自尊可是我掏不出鈔票。）

走出店來，遠近的電燈都亮了，當舖的鉄門早關上了。

提着旅行袋回來，撫摸着這半飢不飽的肚皮，我像墮入無邊的迷惘中。

明天呢？……

一九四七、十、六。上海

南極文叢

★第一輯 六冊★

焚	書	小說	李拓之
濃	霧	小說	何飛
地	獄	散文	陳榮
野	祭	散文	馬各
腳	印	詩集	黎先耀
在新聞的路上		詩集	林維仁

★第二輯 六冊★

奔		小說	陳杏影
望	高	小說	李舟
列	石	散文	林維仁
海	濱	散文	劉仁美
出	寄	詩集	綠波
消		詩集	丁圖

南極文叢第一輯

野祭

定價六角
不准翻印

著者 馬 各

出版者 南極出版社

上海漢口路九三號三樓八室

發行人 曹 宣 凡

總經售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

印刷者 藝文印刷廠

上海嘉善路一一一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

52
71522
2



\$ 0.60